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## 第一三五回 人道中分班統試 妖部內共燭同心

三鯨為玉鏡所照，自覺身出萬星臺外。剛為罡風一捲，各將元功默運，吹之不動，仍轉臺中。三緘尚未向鏡窺之，三鯨已魂還軀殼。三緘喜曰：「水族能堅習道心，不迷玉鏡喜深深；蓬廬再把功夫煉，佇俟成真步玉金。」三鯨聞贊，拜了師尊而退。三緘歎曰：「水族之微，不迷玉鏡，真屬可喜。今日且將臺內人部男女一一呼齊，統同試之，看能及此水族否？」意計已定，遂傳知足道人、傲性道人、盡倫、盡性、七竅與女班之雪青子等前至臺前，而謂之曰：「爾等從吾遨遊，習茲大道，有得無得，自在心知。平時微窺爾等，似乎內有所得，而形諸外然。此特為師皮相，不若由心而去，以驗其道之淺深。爾諸女男且試對師各言一二。」知足道人曰：「承師問及，弟子等願將所得傾心吐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傾心而吐，有未到者，師又從而教之。」知足於是從容言曰：「定而未定渺茫中，靜裡心思雜或縫。」盡倫曰：「安尚未安安所得？」盡性曰：「慮能自慮慮偏工。」七竅曰：「神凝弗許他人擾。」傲性曰：「氣聚還中自己通。」雪青子曰：「濯頂有花開滿樹，朝元五氣亦皆同。」言已，三緘曰：「聞爾數子之言，道已得矣。吾有一鏡在此，爾等對照，能不迷者，自是一品。」知足曰：「吾師將鏡懸來，弟子且對照之，以試道力。」三緘遂開鏡匣，取出玉鏡。

但見晶光閃閃，飄忽不停。三緘曰：「此鏡久未滌其塵垢，入目已無光矣。」且言且拂，拂逾片刻，雙手捧之，恰似明月一輪，光芒四射。知足暗計：「是鏡厲害非常，恐被所迷，為諸友笑。」急將心神安妥，大著膽兒，走至鏡前照之。鏡內晶光直迷兩目，知足自覺心神不能主持，恍惚間似有呼父聲，極目視去，則其子也。知是玉鏡作怪，置之不顧。剛把身兒扭轉，鏡內又出一股晶光，竟將乃軀衝出萬星臺外。飄飄忽忽，耳聞人聲嘈雜，如鬧市然。視之，乃當年所設之旅舍耳。復又回身，鏡中晶光亂射，心神愈難作主。知足無可如何，忙忙默運元功，頓覺安穩。久則元功運足，鏡光已無。

三緘曰：「爾退。誰又向鏡照之？」盡倫弟兄雙雙上前，早被鏡中頭股晶光衝倒在地。三緘見二子倒臥，復呼之曰：「誰人又來對照吾鏡？」七竅曰：「待弟子照之。」但見鏡內晶光向七竅三射三縮，七竅挺立如故，毫不能迷。三緘曰：「七竅立過一旁，傲性道人可照此鏡。」傲性對鏡一照，起而復跌，跌而又起，圓轉弗停。久之，挺立不言亦不動。三緘暗窺多時，知其神色已定，乃呼之曰：「傲性退下。雪青子可對照焉。」雪青子乃貞潔之女，入鏡照時，晶光射入，不能迷及本性。三緘曰：「七竅係仙子一轉，對此玉鏡，尚費躊躇。獨爾雪青對鏡自如，可知節孝兼全，已得仙根，不可輕視也。」因贊之曰：「堅貞在抱鬼神欽，含繫茹冰不易輕，仙品已從辛苦得，自然如鏡兩分明。」贊已，仍命數子各歸蓬廬。

七竅退，笑謂傲性曰：「吾見萬星臺之對鏡者多矣，未有奇如道兄者。」傲性曰：「所奇安在？」七竅曰：「凡對此鏡，一倒便倒，一立便立。惟爾倒而復立，立而復倒，殊令人笑不住聲。」傲性曰：「吾用力已盡，乃不為鏡所迷。爾以為可哂焉，真不識吾煞費心苦。」七竅曰：「如何？」傲性曰：「初不鏡光射及，似乎身到家鄉。吾心了了，即便轉身，故爾起立。」

依然對照，晶光射之，仍到家鄉，故再倒下。扭身而轉，復又起立，已經數次，吾方元功默運，始穩立而未迷焉。」七竅曰：「爾雖竭盡乃力，猶未迷卻。盡倫兄弟至今尚然倒臥，不知心性可能堅穩否？如不堅穩，恐又如混元諸人之受逐矣。」傲性曰：「二子自從師後，與吾常近。體道心真，即為鏡光照如紅塵，必不若混元等之違師悖道也。」言談未已，二子已入廬來。七竅攜手詢曰：「二道兄為何對鏡臥地，許久乃起。」二子笑曰：「吾兄弟道根太淺，故對鏡而形此醜態，貽笑方家。」七竅曰：「試為吾言，以見塵世之迷人奚若？」盡倫曰：「吾兄弟對鏡，為晶光一射，其身已在萬星臺外。舉目四顧，不知何地。但見桑麻茂密，雞犬相聞。兄弟訝然，急欲掉身，仍歸臺內。誰知道左條來一白髮老叟，固請入宅，欲以二女妻吾兄弟，恐未見女色何若，即遣丫結扶二女出，過自堂前。吾於是時睨而視之，絕色也。二女見吾兄弟，嫣然展笑，眉目含情。吾兄弟視若寇仇，厲聲言曰：『爾休以色身迷吾也！』老叟見吾怒甚，陪罪不暇。又命家僕捧出黃金數百笏，排於案上，笑而言曰：『君如肯配吾女，願以此區區而作妝奩。』吾兄弟置若罔聞，絕不矚目。移時，肴饌已設，請入席間，酒氣逼人，幾令喉癢。心裡暗計：『適才對照玉鏡，乃見此等光景，是必仙師所使以試吾心哉。』遂避席而逃。老叟詈曰：『二犬子不受人尊重耶！吾以二女充爾下陳，以多金作汝奩濟爾貧困，何者不美？繼而見爾怒目相視，忙陪笑面，設言謝罪。爾試思之，即子之敬父，恐未有如此之誠者。』罵後，便持竹杖擊吾兄弟。欲與爭鬥，又念習道之人，氣當和平，亦不計較。老叟見吾能忍，轉怒為喜，將杖停下，仍拉入席，命二女陪飲。二女攜瓶酌酒，百般獻媚，令人心炫神馳。回想師承，復把心兒扭轉。於是默運元功，運至三週，心靜無塵，而老叟不見，二女肴饌亦化為烏有。翹首望之，乃在講道臺之西偏，駭然而起。

師曰：『不迷酒色氣合財，脫卻凡胎並俗胎；習道能除嗔與愛，自成仙子返天臺。』七竅曰：「二兄道根深固。不然，二女陪飲時，早將神魂攝去矣。安望仍入廬中習道，不似混元、轉心之逐出臺外哉？」眾道友聞之，無不搖頭吐舌。

是日，三緘暗計：「人類業已試完，妖部尚多，吾於明早且將男女妖部一一呼至，分班渾照，視彼之造修何若，道根何若。墜者是彼自墜，成者亦其自成焉。」計定，次早登臺，將未入玉鏡者一齊呼出，而謂之曰：「爾等既應師命而來。男左女右兩旁侍立，聽師吩咐。」男女聞說，片時鴛班驚序，左右分行。三緘曰：「爾諸男女道習如何？」群弟子齊聲應曰：「承師指點，得與將得，不一而足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等勤勤苦苦習茲大道，成者自能隨師同赴大羅；不能成者，皆宜自勉，以待異日。」諸男女曰：「弟子之成與不成，俱望吾師提攜，不可以不能成者，而棄之弗顧也。」三緘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言談至此，暗舉玉鏡，向左右一照。男班傳道道人、繡霧道人、雲牙道人、金光道人、束心道人、慈祥道人、破迷道人、衛道道人、護道道人，跌而起者再，從此挺立不迷。女班醋枉道姑、衣雲道姑、弄月道姑、餐霞道姑、龍女、了塵子、榴真子，剛對玉鏡，一倒而起。至化慈道人、學慈道人、習慈道人、抱慈道人，為鏡光迷僕，竟回梨花島，為小妖等所見，爭迎入洞。四慈回憶：「方在臺下，轉眼又歸故址，此幻境也。」不顧而返，挺立如初。他如回念、從善、珠蓮，均為玉鏡迷回故所。三女道根堅穩，見故所而思及前日之非，厭而視之，默運內功，魂仍附體。下及道烈、火煉、剛克、柔克、斂心等，自對鏡昏去，各遇昔日妖侶，幾乎戀戀不捨，猛想玉鏡所照，亦各運內功而起。

妖道、人道俱已歷試，惟玉白、石堅二子，三緘未及呼之。

二子稟曰：「眾道友師俱以玉鏡試之，獨吾二人師未傳呼者，何也？」三緘曰：「師早知爾二人入此道門，真心習煉，故取此道號曰玉白、石堅。玉白者，無瑕之謂；石堅者，堅剛之謂也。即試以玉鏡，知不能為晶光所迷。」二子曰：「師待徒眾無分厚薄，弟子亦不敢居堅白之稱。敢請吾師試以玉鏡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如願試，亦屬無妨。吾將玉鏡高懸，爾等自去對照。」二子諾，回到鏡前，對面一觀，但見其中雲霧濛濛，遮卻鏡光，迷漫不見。東北隅風聲突起，愈吹愈大，不逾片刻，竟將雲霧吹去無存。正南又起一線霞光，漸鋪漸廣，始則紅色，丹朱不啻，繼則紅中生綠，綠中生白，白中生黑，黑生黃，黃生青，五彩相兼，塞滿一鏡；俄而一聲霹靂，霞光熔成一片，其中有樓有樹，有亭有臺，更有一閣聳然，高出亭臺樓樹之上。閣之四面，盡屬霞光掩映，莊嚴色相，有非言語所能罄者。久之，西風大卷，吹入玉鏡，樓閣閃閃，直轟霄漢。二子不解是閣胡為以雲霞妝成，美麗如斯，遂向三緘詢其所以。